



一袭水袖承诗韵

上海市向明中学 高二(4)班 朱殷莹

吟咏古典诗词，总有一种独自一人在灯火通明的舞台上，或静谧的午夜月光如流水般脉脉地泻在岸边银白色的沙地上，挥舞着轻盈的水袖、长歌当舞、羽化登仙、遗世独立的感觉，古典诗词丰富着生命的律动，沉淀着品格的华美。

初遇诗词，结缘于朗诵

那时年幼，未满十载。记忆中那场小学的朗诵表演，我身着一袭粉红色的汉服长裙，挥动奇幻的水袖，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，宛若轻盈地在云端漫步。柔美飘逸的水袖交会成优美的舞姿，与美妙诗词交织，如潮汐般奔腾，如细雨般清脆，凝聚出绝妙舞姿，空山凝云，大地屏息，目迷五彩纷飞的奇境。“昆山玉碎凤凰叫，芙蓉泣露香兰笑”，那灵动音律凝聚着舞袖的轻盈飘逸，如奇妙的涟漪抚过雪白波纹的海岸，让我梦呓般沉醉，邂逅玉露之声。

又遇诗词，乐缘于吟诵

初中的一年暑假，我去往无锡蠡园领略古风韵味。远处青藤低垂，轻雨宁静细纷，微风悠然如丝。身边是翠绿草地和灿烂的花朵，我身披长长的天蓝水袖，多层褶皱的长裙构成的层层浪花，在芳香之海徜徉。在百鸟齐鸣、花香四溢的欣悦间，我举起宛如波涛的水袖，不禁心潮澎湃，诗意涌

动，吟诵道：“碧波微澜琼楼览，水袖漾漾清风缠。轻颦低吟戏柳岸，蠡湖窈窕入诗弯。”我被碧波荡漾、曲径通幽的美景深深触动，同时被古诗词里悠扬如溪水般动听的催人情致所打动。伴随着诗句的律动，我情不自禁地舞动着水袖，一抹天蓝色在空中挥洒灵动，如一片轻柔的云彩，在天边轻盈飘荡。在这静谧而安逸的氛围下，我仿佛身置一幅古画之中，感知一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绝美体验。仿佛美景是一首诗，而诗却展现景致的魅力。飘逸的水袖间，诗词中的亭台楼阁、轩榭廊舫，似乎散发着一股无法抗拒的魔力。

再遇诗词，情缘于涵咏

岁月如流水般轻波缓荡，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落，我渐渐成长，成熟。又一次演出中，我肩负着苏轼水调歌头的朗诵任务。表演那天，我身穿一袭橙色的水袖，在光彩夺目的灯光下，宛如夕阳余晖映照下的一片瑰丽。我轻轻挥动水袖，如流光幻影的彩带，在天边，划过由诗组成的璀璨星海，我深情地涵咏，水袖变幻出无穷的美，如云卷云舒，如星河闪烁，如山间溪流潺潺流淌，令我再次陷入诗词的奇妙世界。透过舞台柔和的灯光，我仿佛穿越时光的长河，走进一幅梦幻画卷，与苏轼共情，共同仰望那一轮属于文人墨客的月，绚丽多彩，温柔如诗。随着最后一句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我挥手定格，水袖如星光闪烁，熠熠生

辉，永恒而美丽。

从那以后，当夜幕降临，一轮灰月悄然挂在枝头时，我便常常走到阳台上，挥舞脑海中想象的水袖，轻轻地涵咏：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”我看到银灰色的月亮透过薄薄的云彩，淡淡地洒在大地上，将地上的一切都蒙上一层轻纱，宛如遥远而神奇的画卷。凝视与沉思间，仿佛看到苏轼在灰月的映衬下，失意与旷达交织的神情。忧愁在水袖的舞动中凝固，化作一道美丽的永恒。我想到了许久未见的亲人和朋友，心儿便也如同月光般，飘渺而孤单。亘古不变的思念的共鸣，穿越千百年和天涯海角，从心底油然而发。我深深体会到苏轼飘渺又孤单的心境，感悟到了诗词背后的蕴藉，一袭水袖承载的，是诗词文化的内涵。

待我再次向天空望去时，淡淡的云彩不知何时已烟消云散，月光更显皎洁。我知道，月中也有阴影，月也会被乌云遮没，但那只是短暂的，那不是她的本相。这便如同轻盈的水袖划过诗的璀璨星海，星光闪烁，忽明忽暗，但热爱永恒。

一袭水袖承载的，是我对诗词朗诵的热爱，是自然的魅力，是情感的共鸣，更是民族精神的诗韵。我懂得了热爱诗词不单单是大声地诵读，了解诗歌的底蕴，才会有更多的收获。我将在诗词朗诵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热爱并把它传承下去。

浮一袭水袖，吟一曲诗词，心有所信，方能传承！



时光虽已逝去……

莘松中学 八(1)班 夏惟唯 推荐老师：陶汉昌 包佳颖



自从上了初中以后，我的话不知怎的少了许多，新同学对我的评价就是话很少。

上初中已经两年了，我却仍然是刚开学那段时间的记忆，脑海里的画面十分清晰。那时，我无时无刻不怀念小学校园无忧无虑的生活，放学可以有许多时间与精力和同学玩闹，不会因为学习上的问题感到疲惫与压力。如今，我仍旧走在相同的路上，却缺少了许多欢声笑语。我抬眼望去，微风轻抚我的脸颊，树叶随风舞蹈，十分舒适。我

又回头看去，却看到了过去的自己。

“我”趴在地上，身边是自己最好的朋友。两个人全神贯注地盯着地上的蚂蚁，不断扭动着自己的身体，观察着它的行为。全然不顾身上的衣服沾染上了泥土，手上全是肮脏的痕迹。过了一会，他们又站起来，互相追逐打闹着，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。欢乐的笑声飘荡在我的周围，我却觉得吵闹。跑累了，二人就躺在地上，气喘吁吁。我羡慕无忧无虑的自己，也许小时候的自己也在盼望着快点长大吧。

我越发入神地看着“我”，却被同学的挥手打断。“哟，夏老师，站在这里看什么呢？”我回过神来，看清来的几人是自己的初中同学，便说没什么，只是发呆愣神罢了。“夏老师”是他们给我起的绰号，曾经在班级写过文章，被他们认同。几个人住得比较近，所以放学也一起回家。我再回头时，“我”已经不见了，应该是又跑到哪里去了吧。

时光虽已逝去，我们可以回首相看，却更需要继续前进。